



中外办案故事

(下)

海天出版社

叶伟成

叶朋辉 编

许登斌



ZHONG
WAI
BANAN
GUSHI

目 录

1 一片落叶	(1)
2 总统后院的三具女尸	(3)
3 凶杀案内幕	(5)
4 一声雷	(7)
5 间谍凶杀案	(8)
6 “蓝色传信神”之谜	(11)
7 麻城奇冤	(12)
8 一句回话 推翻伪证	(14)
9 一语道破	(15)
10 一瓮马蹄金	(16)
11 没有打响的一枪	(17)
12 女侦探	(18)
13 美女蛇	(20)
14 绑架抢劫案侦破记	(22)
15 吸血鬼	(22)
16 里根被刺杀	(25)
17 一照阳光	(28)
18 麻醉灵魂的鸦片	(29)
19 美国数位总统被暗杀真相	(31)
20 一具无头尸	(36)
21 他为什么成了杀人犯	(37)
22 一句戏言 两条人命	(39)
23 一只古钟	(39)
24 为狗打的官司	(40)
25 一支牙签打了二十年的官司	(40)
26 一条狗与四条人命	(41)
27 亡妻	(43)
28 卧室里的血字	(44)
29 一对奇怪的恋人	(46)
30 一宗假埋葬案	(48)

31	法人单位受贿案	(49)
32	厦门走私枪枝大案侦破记	(50)
33	警察贩毒网的侦破	(51)
34	刀下留人	(52)
35	法盲悲剧	(53)
36	诈骗犯李光烈	(56)
37	贼总甲	(57)
38	一夜抓获八案犯	(59)
39	珠宝被窃案侦破记	(59)
40	签字笔合同风波	(60)
41	一个无辜灵魂的受刑	(61)
42	审判员秉公断案析产权 老华侨暮年思乡有归宿	(64)
43	紧急出动	(66)
44	一只鞋印	(67)
45	审结一宗案 沟通四方情	(67)
46	夺伞破伞	(69)
47	只为一句话	(70)
48	十五年以后的真相	(72)
49	一尊塑像 两条人命	(74)
50	是什么断送了他的前程	(76)
51	她是否被强奸?	(78)
52	“鬼”在午夜出现	(79)
53	骗子和上当人	(80)
54	栽赃	(81)
55	公园里的女尸	(82)
56	一桩通天的“胡子案”	(85)
57	铜钱插壁	(87)
58	一个抢劫团伙的覆灭	(89)
59	育焚	(89)
60	马锡五审破无头命案	(90)
61	死尸能作证	(91)
62	一桩陈案	(93)
63	夜半枪声	(94)
64	壁隙窥光	(95)
65	一对莫名其妙的夫妻	(98)
66	智擒贩枪贼	(100)
67	一字值“万金”	(101)

68	蒙面黑盗.....	(102)
69	借衣.....	(109)
70	亡命情侣落网记.....	(111)
71	父子间谍.....	(114)
72	桃色使命.....	(118)
73	木印.....	(120)
74	一万元买来的教训.....	(121)
75	神秘的“探访者”.....	(122)
76	红牙球.....	(123)
77	茫茫人海觅真凶.....	(125)
78	释梦 ——郑小档案.....	(126)
79	潜藏十八年的间谍.....	(132)
80	“鼯鼠”落网记.....	(134)
81	黄乃瑜孤身斗二贼.....	(135)
82	深圳河畔擒凶顽.....	(136)
83	骗马.....	(137)
84	掉入钱孔之后 ——一个税官变贪官的纪实.....	(138)
85	寅夜擒贼记.....	(140)
86	神秘的拉金斯兄弟.....	(141)
87	拣垃圾的大间谍.....	(143)
88	神秘的千面人.....	(144)
89	火柴盒里的暗号.....	(145)
90	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	(146)
91	带有饵食的鱼钩.....	(148)
92	纳粹特务头子盗窃原子机密案.....	(151)
93	在“外交官”的外衣下.....	(153)
94	杀假和尚.....	(154)
95	裁缝选官.....	(155)
96	不寻常的“交易”.....	(157)
97	巧截走私烟.....	(158)
98	捉虎记.....	(159)
99	鼻中钉.....	(160)
100	夜幕下的边境线.....	(161)
101	金手镯变成了锃亮的手铐.....	(162)
102	沉甸甸的尼龙编织袋 ——一起持刀拦路抢劫案侦破记.....	(163)
103	八·一四凶杀案侦破记.....	(164)

104	追捕“花炮旗”	(168)
105	循迹追踪	(169)
106	石狮子	(170)
107	一宗申诉案	(171)
108	冒充周总理签字行骗大案	(174)
109	一串钥匙	(175)
110	王奶奶智斗人贩子	(180)
111	检察官勇斗车匪	(181)
112	谢觉哉查案纠错	(183)
113	夹底船	(182)
114	假公安员露“馅”	(184)
115	“拐脚疑犯”鉴别记	(185)
116	两少年智擒逃犯	(185)
117	布吉桥下捉盗贼	(186)
118	老司机告政府	(187)
119	朋友与盗贼	(187)
120	冬天的“布谷鸟”	(189)
121	妙龄女郎的“绝招”	(189)
122	宋士杰打抱不平	(190)
123	被撤消的拘留处分	(194)
124	鱼塘风波	(195)
125	通奸还是嫖娼	(195)
126	“三·一三”碎尸案侦破记	(196)
127	血衫叫街	(199)
128	“白毛男”投案记	(200)
129	巧断田螺案	(201)
130	李某案的审理	(202)
131	嫁祸于人与借尸交差	(203)
132	巧断拾金不昧案	(204)
133	“八·四”凶杀案侦破记	(205)
134	女贼的忏悔	(206)
135	苏章执法不私其友	(207)
136	死案活办 众口称赞	(208)
137	唐伯虎判状词	(209)
138	南头“九·一九”碎尸案侦破记	(210)
139	富城，利刀斩断黑帮之手	(211)
140	盗窃，发生在国展中心	(212)
141	夜袭黄河投影场	(213)
142	我国被第一个押上绞架的人	(214)

143	珍贵文物追缴记	(214)
144	二十五分钟破获一宗抢劫案	(216)
145	带火药味的投诉	(216)
146	邪哥们儿花果山旁演“三簧”	(217)
147	案犯一小时后落网	(218)
148	妙计擒贼	(219)
149	为要回一根头发打官司二十三年	(220)
150	律师仗法执言“杀人”冤案平反	(220)
151	广州海事法院判决一宗提单欺诈案	(221)

蒙面黑盗

1983年7月10日，香港黑社会分子与境内黑社会分子沆瀣一气、铤而走险，持刀闯进深圳友谊商场，把外汇券、人民币搜掠一空。这是国内首宗蒙面抢劫案。时间并不久远，罪恶不会消失……

引子

深圳。流火的七月。

罗湖小区商业中心的友谊商场，是一家综合性的高级商场，经营范围颇广。一楼的百货营业大厅，豪华轩敞，装饰新颖考究。柜台内，摆设着五光十色的新潮商品。而楼上的货架更是琳琅满目，在璀灿的灯光照射下显得金碧辉煌……

7月10日是星期天。下午3点钟，商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5分钟后，4条人影鬼鬼祟祟地闪进4楼。此时，4楼大门敞开，没有传达人员，也看不到有人值班。来人中的3人迅速以丝袜蒙面，一人戴上墨镜，旋即冲进商场财务室……

正在埋头清点各货柜交来的营业收入款的3名出纳员，尚未反应过来便有刀子架在脖子上。

“不许动，我们是打劫的！”蒙面歹徒恶狠狠地威胁道。

随后，出纳员分别被他们捆绑手脚，用毛巾蒙住眼睛并以胶布封住嘴巴。

紧接着，几名歹徒劫去桌面和桌下装钱箱子中的所有外汇券和人民币。

“不准叫喊！我认得你们。要是瞎嚷我就给你们插上几刀！”一个操纯正粤语口音的歹徒气势汹汹警告。言毕，他和他的同伙逃离

现场……

速勘细访

警车，呼啸着驰过大街，飞也似地奔向同一目标。

罗湖公安分局副局长李灼辉、刑侦科长叶镜容、市公安局五处副处长刘元滨、一队队长周来发和近20名刑警、刑侦技术人员，在友谊公司保卫干部老梁的引导下，先后赶抵4楼的被劫现场。

刑侦技术人员经过认真细致的勘查，在财务室桌面提取了4条白底印花毛巾、5条白色塑料绳，和出纳员用以装钱的“寿星公炼奶”纸箱一个；在地板上提取了两块白色的“伤湿止痛膏”胶布。

“被劫款项的数额共有多少？”刑警老梁态度严肃，语气和蔼地问。

“大概有28000多元的外汇券，6000多元人民币。”负责开收款票据的出纳员小曾说。

“发案前最后交款的是哪个柜台？”

“哦，是玩具柜台。”

“劫犯都有些什么特征？”

“我看到的3个都有1.7米左右的身高。”小曾想一想。“其中一个穿蓝色牛仔短裤，两个着白色胶鞋。”

出纳员小刘则向刑警小宋反映，歹徒把现款塞进他们带来的黑色胶袋。可因钱多装不下，便随手拿了办公室的一个绛红色旅行袋。

“下午3点左右，我上了3楼给5个柜台冲了6瓶开水。”一个商场杂工对刑警小龙

说，“当我下楼走到2楼与1楼之间，突然有个穿浅蓝色T恤短袖的男青年匆匆跑下……我以为是扒手偷东西被人追，遂扭头细看，嗨！真有3个男青年冲将下来，见全是青年人我不禁又想，是不是后面3人追赶前面那人呢？”

“到了一楼，我看见他们朝国商大厦方向跑去。我大概记得，前面第一个人个子较高，不太胖；后面3人全穿短袖恤衫。而其中一人蓄有胡子，脸尖略瘦、肤色较黑；一人夹着个咖啡色的大袋子；一人着红色T恤……噢，那3人都着浅黄色的运动鞋。”

小龙沉思片刻，问：“你上楼灌开水至下楼碰见那4个人，相隔有多长时间？”

“不超过一刻钟。”商场杂工答。继而他又说：“那4人没有经过1楼商场柜台，是从电梯旁的大门跑出去的。”

电梯工人提供了这么一个情况——下午发现有3个戴着墨镜的男青年，坐在电梯附近的沙发上。

除了出纳员小吴搁在办公桌抽屉的6345元港币未被歹徒发现幸免遭劫外，共被罪犯劫走外汇兑换券28123.40元、人民币6564.46元。

无疑，这是一宗特大的恶性案件。

受命破案

蒙面抢劫案引起省市政法部门、公安机关的高度关注。深圳市公安局局长闻贵清、副局长王九明，于案发当晚主持召开了五处、三处、二处等业务处领导和边防分局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闻局长听取了案情汇报，并全面地部署了侦破案件和堵截罪犯的工作。并决定，由五处副处长刘元滨、罗湖公安分局副局长李灼辉牵头，组成有52名干警组成的“7.10劫案”侦破小组。

“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迅速破案抓获全部罪犯！”闻局长斩钉截铁地说。

在案情分析会上，侦破组干警认为罪犯

行动快、目标准且胆大妄为，极可能是熟悉情况的本地犯罪团伙或本地人参与作案的犯罪团伙。而且，不排除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也就是说，很可能有“内鬼”。

因而，务必马上查清10日下午没上班的商场员工的情况，不上班的原因；对案发当天有反常表现的商场员工，要摸清情况；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力求早日发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在各边防口岸撒下罗网，争取发现劫案疑犯。

为了尽快侦破这宗恶性案件，被誉为“广东福尔摩斯”的省公安厅十二处处长王树标，赶赴深圳协同作战。

紧张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羊城抓盗

与国商大厦、泮溪酒家相邻，地处闹市区“黄金地带”的友谊商场，在前一段时间已发生过多宗大小案件，可谓“多灾多难”。早在年前的5月28日晚，盗贼攀墙爬进3楼，窃去128块手表。而在5个多月前的1月24日，商场成衣组收款柜被撬，失窃3800多元外汇券。

古语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然而，友谊商场的领导依然安之若泰。虽曾决定派人在4楼大门值班，后来不知为何又不了了之。案发当天，商场的3个主任都不在。那天轮值的一个副主任上午到商场转了一下，中午被人拉去吃喝，灌了几杯，醉熏熏地倒头大睡。直至下午案发后有人去找他，他还没醒过来哩！

突发的蒙面劫案终于震醒了这家商场一些人已经麻木了的神经。他们在堵塞漏洞“亡羊补牢”的同时，向办案干警反映了不少可疑的迹象。

“那天下午——”友谊商场的的一个售货员回忆道，“我在3楼楼梯口看见一个男青年……那人很面善，好象是飞鹏商场的售货员。当时，他在3楼与4楼之间的楼梯出现。”

经过分析，干警们认为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于是，即派员至和平路飞鹏商场调查嫌疑对象。

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和查证，友谊商场售货员见到的男青年，有可能是飞鹏商场的售货员谢仰彬。

谢仰彬，20岁。他的身高、发型和体态特征，与出纳员谈及的其中一名歹徒颇为相似。他在7月10日没有上班，具有作案时间。所以，他确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谢仰彬已于7月11日离家前往广州。

刑警小刘、小周奉命前去某局，请人保科长老钟通过谢仰彬的父亲了解谢仰彬的近况。

14日晚，老钟去谢家找到谢父，闲唠了一会儿便绕着圈子问谢仰彬上哪去了，谢父先是支吾掩饰，后不得已直言儿子上了广州。眼看再问下去也没个结果，老钟适时告辞。

岂料翌日下午刚上班，谢父十分不安地告诉老钟，家里有好几千元外汇券，是儿子谢仰彬留下的。

老钟一听，晓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驾摩托急奔市公安局五处。

在友谊商场研究案件的五处副处长刘元滨、副队长廖顺平，获悉这一信息即率刑警速奔某局，由老钟陪同前往谢家。

谢家共两房一厅。谢仰彬卧室近窗处有一个木衣柜，柜上搁着两个木箱子。谢父打开其中一个旧箱子，大叠大叠的外汇券顿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经清点，箱子内共有外汇券7135.70元、港币100元和人民币53元主犯之一！

事关重大。刘副处长马上向闻局长作了汇报。继而，立即采取两条紧急措施：

——急电广东省公安厅十二处和广州市公安局十一处，请他们协查谢仰彬。

——派一队队长周来发率一组刑警疾赴广州，执行追捕和辨认疑犯的任务。

由于省公安厅十二处和广州市公安局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干警们于7月17日凌晨1时许，在羊城逢源路和乐新街的谢仰彬姨妈家，将谢仰彬抓获。

漏夜交锋

“你知不知道为何把你抓了？”老周单刀直入。“知……知道……”谢仰彬身子微微发颤，嗓音小得蚊子叫。“我，我在上个星期天——也就是7月10日，犯……犯了罪。”

“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老周步步紧逼。

“7月9日那天，一个叫‘阿义’的港客把我约到艺园……对我说，明天要去‘做事’……不过，另外两人我没见过。”谢仰彬装出一副痛心疾首坦白交代的模样，略提高声调继续说，“次日下午两点多，我们4人便到友谊商场楼下电梯旁的沙发坐着。到3点多钟，冲上四楼办公室蒙面打劫。然后，我拿了棕红色的装钱旅行袋先溜。”

“是怎么走的？给你分了多少钱？你和同伙作案时穿的是什么衣服？”老周连珠炮似地追问。

“我，我——”谢仰彬一怔，随即强作镇定。“我下楼后，在泮溪酒家门前街边拦了一辆的士，和阿义坐车前往市第二小学。不一会儿，另外两人也来了。”说到这里，他那双黑眼珠在眼眶里滴溜溜直打转。“然……然后，阿义又约我在第二天中午到艺园等他，翌日下午1午点左右，阿义在艺园给了我800元港币和400元人民币。”

“至于那天穿的衣服……噢，想起来了，当时我着灰色T恤、牛仔短裤，脚踏蓝色人字拖鞋。可他们穿的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不过其中一人穿的是花衣服。”

“家里是否放有赃款？”

“没有。我全都带在身上。现还有600元港币、500元人民币。”

“哼，这家伙在撒谎！”老周心里暗暗骂道。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汤丸。老周与犯罪分子打过无数次的交道，深晓审讯的进展既有阶段性又具突变性，而劫犯半夜落网所突然产生的绝望、悲观等情绪，导致其抗拒心理的形成以干扰预审者的思维。于是，老周暂停审讯，把谢仰彬押回了深圳。

重大突破

审讯心理告诉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使预审者成竹在胸，从而及时揭穿罪犯的谎供。此外，丰富的想象力还能使预审者预见罪犯心理变化的趋势，从容制定较完善的审讯方案。

那末，谢仰彬谎供症结何在？

办案干警针对谢仰彬的个性心理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他那抗拒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怕连累家人。

于是在加强审讯以打破谢仰彬侥幸心理的同时，请他的家人对他予以规劝；不断对他进行法制、政策教育。终于粉碎了他的抗拒心理。

“和我去打劫的是港客阿义，还有本地人阿细、彭仔。”谢仰彬供称，“另外，由在第二中学初一班读书的罗勇负责联络‘内线’在友谊商场3楼服装组工作。他大约21岁左右，身高约一米六，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是讲客家话的。打劫后，我分得7000多元外汇券和几百元人民币。”

他还供出同伙的相貌特征和经常出入的场所，以及其中一些人居住的大概位置。他说，港客“阿义”可能溜回香港去了。

除了罗勇之外，他不知道“内线”的真实姓名，而“阿义”、“阿细”和“彭仔”全是绰号。

……

终于，审讯有了重大进展。

四犯被擒

——7月18日凌晨3时许，在教育新村的一幢住宅，抓获友谊商场“内鬼”曾健。

——“阿细”真名叫江保成，未满18岁，是市内某药材店试用工。于20日中午在门市被抓。

——未满15岁的罗勇，是深圳市第二中学初一（7）班学生。这个歹徒的“联络员”，19日凌晨2时在翠园街落网。

——绰号“彭仔”的彭子军，于21日凌晨在笋岗某局宿舍被抓获归案。

至于港客“阿义”，刑警们已查清他的真实身份，并布下罗网。

“阿义”难逃

盛夏的烈日烘烤着边城，酷热的暑气笼罩着罗湖桥头。

香港旅客忍受着令人郁闷的高温，潮水般地涌进验证大厅。

“请大家不要拥挤，慢慢走。”年轻的检查员李建新礼貌地招呼着旅客。同时，颇认真地检查着每一个旅客的身份证和回乡证。

小李频频告诫自己务必平心静气不露声色，因为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他小心谨慎。

眼下，两本证件递过来了——递证的男青年仿佛习惯性地推了推搁在鼻梁上的茶褐色“蛤蟆镜”，蛮自然地挡住了半个面孔。

“殷清强？”一看证件上的名字，小李的心猛烈地蹦跳起来。

他冷眼看了看那人：23、4岁，1.7米的瘦高个儿，“三级装”般的高卷长发，留着稀疏的胡茬，穿着“V”领短袖短衫……。相貌、体态和年龄等特征，均与市公安局通缉的要犯甚为相似！

而细瞧证件，嘿，姓殷的10时方入境，而现在不过是中午12点多，为什么急着要出境？是否获悉风声紧，欲溜之大吉？

小李轻轻地吸了口气，和颜悦色地对呆站跟前的殷清强说：

“对不起，你的证件有点问题，请跟我到办公室走一趟。”

“这证件已用过多次，还有什么问题？”殷

清强强作镇定地反诘。然而，他的脸色倏地变得纸一般的苍白。

“有没有问题，你去了就会弄个一清二楚。”小李态度和蔼，不动声色。

“不，我不去！”狡猾的殷清强以狐狸般的嗅觉，已察觉猎手正向他逼近，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猛的转身拼命朝罗湖桥方向疾奔。

说时迟那时快，小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使出浑身的劲儿，狠狠的一把揪住了他。

就在这一瞬间，几名检查员也迅速围将过来。直喘粗气的殷清强自料插翅难逃，只好翻着白眼，垂头丧气地跟着小李走向办公室。

经盘问，终于证实这个殷清强就是蒙面打劫主犯。随即，一对铮亮的“银镯子”套上他的魔爪。

劫案始末

短短10天6犯俱获，办案干警倍觉欣慰。可是，他们置连日劳累于不顾，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审讯罪犯的工作。

审讯方法选择得当，使歹徒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构筑的“防御体系”，在数天内土崩瓦解。

他们断断续续地供述，拼凑成完整的蒙面抢劫的全过程。

A、潘多拉盒蹦出的“魔鬼”

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罗勇上学路过曾健开的小店，见未到上课的时间，便和曾健一起去他家，用扑克牌玩“十三张”。

“喂，我最近赌输了好些钱……”片刻，罗勇沮丧地说。

“嗯。”曾健边选牌边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我说嘛——”罗勇以手肘撞了曾健一下，“能不能替我，些电子计算器等走私物品，好转手赚点钱。呃？”

“钱？”曾健耸耸肩朝他挤挤眼睛。“要弄钱，最好打劫”。

“打劫？我这么小，做不了”。

“那……你有没有朋友要做？”

“得先问一下。”

“告诉你，去打劫的是穿隆桥那边的友谊商场……唔，在4楼，安全得很！”曾健靠近罗勇，蛮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替我留意一下，有人要干就通知我。”

7月6日罗勇打那以后，罗勇便牢牢记住曾健的“叮嘱”，时时处处留神。罗勇在一个朋友家里偶遇谢仰彬，觉得他是合适的“对象”，遂把他扯到一边嘀咕了半天，叫他找人合伙抢劫。

“好”，谢仰彬说，“不过，要先与那人见见面”。

隔天，罗勇和谢仰彬到雅园宾馆饮了早茶后，便去市第三小学约曾健前来见面。待曾健匆匆赶到，谢仰彬就把罗勇撵到一边，与曾健密谋“行动方案。”末了，曾健颇得意地向谢仰彬详细介绍友谊商场4楼财务办公室的情况，并忘乎所以地大拍胸脯。“嘿，待我过两天给你画张商场4楼的位置、路线图！”

就在那天下午，想找多两个“帮手”的谢仰彬见到彭子军，便邀他参予打劫。彭子军想了想，提议找“阿细”江保成联手作案。

7月9日，彭子军偕谢仰彬前往美丽华发廊，与江保成面洽抢劫事宜。听说可抢到大把金钱，江保成欢喜若狂，他眨巴着眼睛，凑近他俩低声说：“光我们3人不够，最好找多一个香港仔……”

“谁？”

“就是他”。江保成嘻笑着朝对面路旁坐着的一个男青年一撇嘴。继而，他放声大喊：“阿义，过来！”

“阿义”即殷清强。他听得有人呼唤，忙站起走过来问：“什么事？”

“好事！”江保成满脸堆笑地贴着他的耳朵。“我说呀，有桩大事你究竟干不干？”

“怎么个干法？”殷清强眼巴巴地望着他。

“哦，到友谊商场4楼打劫。”谢仰彬接

过了话茬，“少说也能弄到1万多元！”

“有这么多钱？”殷清强睁大贪婪的双眼。

“绝无谎言”。

“那好，我干！”殷清强摸摸鬓须，狞笑起来。

“好，明天动手！”谢仰彬当即拍板。

谢仰彬年纪不大，可歪点不少。就在九日中午罗勇告诉他，“内鬼”曾健认为星期天商场营业额少，建议待下旬商场搞展销时才作案。可他听了嗤之以鼻。至于10日“行动”一事，他也瞒着曾健，生怕这只“内鬼”反戈相向，突然报警。

而曾健的“道行”，比谢仰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贪财却不愿亲自动手，但赃款一定要分上一份，他早与谢仰彬商定，若劫得4万元现款他起码要3000元，如只抢得3万现款他的那份也不能少于2000元。他“精”且胆大包天。当9日下午罗勇奉谢仰彬之“命”前去友谊商场找他索图时，他毫不在乎地在商场仓库里画了一幅商场4楼的平面作案路线图。

胆“粗”得惊人的，还有江保成极力推荐的殷清强。编号“阿义”、“特务”的殷清强，是香港黑社会组织“水房”成员，在香港纠帮结派不务正业，专门惹事生非，近段时间他手头拮据正寻思要弄点不义之财花花，岂料江保成等“沙煲兄弟”（哥们）送上一条“米路”（财路），故喜出望外一拍即合。

殷清强一向为非作歹，身边一直藏着一把匕首。听说要打劫，他跑到市第二小学后面找了一些麻绳。10日上午，又与彭子军一块外出，买了两对褐色丝袜。其后，返回他常落脚的美丽华发廊。

下午1时，谢仰彬取来两把西瓜刀。接着，他和殷清强、彭子军分别身藏作案工具，结伴出发。在经过人民新街时，进药店买了一包“风湿止痛膏”……

B、“内鬼”与外贼合演的丑剧

泮溪酒家门前，车流不断行人如鲫，好

一派热闹的景象。

“内鬼”曾健伫立门边，左顾右盼。并不时看表，显得十分焦急。

日前，罗勇通知他：10日下午2时在泮溪酒家门口等谢仰彬。他想，那人大概先观察地形。

好不容易出现谢仰彬那瘦削的身影，他忙迎上前去轻声问：“怎么样？”

“我上4楼看过了，不清楚要‘干’的到底是哪一间。”谢仰彬皱皱眉头，蓦地掏出图来。

曾健吓了一跳，瞅瞅四周没人注意他俩，赶紧把谢仰彬扯进门内，侧身挡住图纸。然后，用手指着图上楼梯口右侧的一间房子。“喏，就这间。”

“喂，马上多找几条绳子来。”谢仰彬掀起图纸低声吩咐。

此时，曾健方晓得他们要动手了。他点了点头，速去友谊商场1楼玩具柜台，向当班的售货员讨来一根白色塑料绳子。

随后，曾健蹑手蹑脚地步上4楼观察动静。而谢仰彬等人则在5、6楼楼梯之间等候。

3点左右，曾健探头偷窥4楼办公室，见只有3名出纳员在内点钞，心中窃喜，遂朝5楼楼梯口的谢仰彬点头示意。见谢仰彬不明其意，他匆匆跑了上去。“快，没人了。”

言毕，“内鬼”脚下抹油——溜了，

“快！”谢仰彬给众同伙使了个眼色。

紧接着，谢仰彬和殷清强、彭子军、江保成几名亡命之徒，饿狼般扑下4楼，演出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丑剧。

C、坐地分赃

深圳市第二小学的一间教室。

仓皇逃到这里汇集的谢仰彬等4个蒙面劫犯。脸色铁青，直喘粗气。

“有没有捡回用剩的胶布？”殷清强咧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有。”谢仰彬从裤袋掏出“风湿止痛膏”和那张作案路线图。

“烧掉！”殷清强递过一盒火柴。

谢仰彬点了一支烟。然后，燃着了那些东西。殷清强瞥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去影子军家分钱，好吗？”江保成问。

“不行，就在这分！”殷清强瞪他一眼。

于是，由影子军“望风”，谢仰彬等3人蹲在地下把袋里的巨款倒出，分成4份。

“唔——”谢仰彬挠挠脑袋，“还得给商场那人2000元，给罗勇1000元。”

结果，给曾健、罗勇留了赃款。而谢仰彬他分得8250元外汇券、600元人民币；殷清强拿了6000多元外汇券、1000多元人民币；影子军抓了5530元外汇券、2355元人民币；江保成则把6300多元外汇券、1000多元人民币，塞进自己的腰包里。

“哗，这么多的钱，蛮可以风流快活好一阵子了！”殷清强惦记手中大叠大叠的外汇券、人民币。直乐得没眼。

D、“黑吃黑”

听说作案得手，曾健高兴得整夜没睡好，惦记着即将到手的那一笔钱。

11日下午3点左右，曾健从罗勇手中接过了外汇券、人民币各1000元的“重酬”。更觉得自个“高明。”

劫案发生后，商场的人根本没想到曾健是个“内鬼”。但有一个姓郭的商场职工却看出来了。不过，姓郭的非但不向公安机关举报，反而以此要挟曾健。

7月15日下午5时许，郭某先把曾健“引”至雅阁宾馆，与事先约好的同伙——港客高某和邓某、黄某一起，逼着曾健“爆”出劫案内幕。曾健一听傻了眼，只好乖乖道出缘由，还承认他分得2000元钱。

吃喝一顿后，郭某等人向曾健勒索1500元。曾健为了“封住”他们的嘴，出于无奈交给他们900多元外汇券、500多元人民币。

“黑吃黑”的闹剧将曾健这“内鬼”象猴子般耍了。常言道，聪明反被聪明误。“高明”的曾健终于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大傻瓜！

E、肆意挥霍巨款

除了胆大妄为的殷清强外，其他歹徒是不是黑社会分子呢？

事实证实。6名罪犯中便有5人是香港黑社会组织“14K”、“水房”渗入深圳发展的黑社会分子或黑社会外围组织成员。这帮蒙面抢劫的强盗，是名副其实的蒙面黑盗！

主犯之一的谢仰彬，作贼心虚，于12日偕同单位的一个女工及其妹妹，溜去广州的亲戚家里暂避风头，大把大把地花钱……

黑盗的另一主犯殷清强，却若无其事似的，作案当晚便携分得的赃款，与影子军一块坐末班火车到广州。在羊城，住的是最高级的白天鹅宾馆、东方宾馆，游山玩水，花天酒地，尽情享受。此后，又窜去中山。仅短短的一个多星期，两人共挥霍了数千元！7月20日，影子军返回深圳。而那天中午，殷清强则从广州坐飞翔船抵达香港。

翌日10时许，殷清强由香港过来深圳。入境后，在火车站乘出租的士前往艺园，准备在那饮茶并吃点东西。可坐下不久，他便听到邻桌有人议论蒙面抢劫的一些歹徒已被抓到，顿时心惊肉跳。他不敢多作逗留，赶紧跑出门口拦辆的士到华登宾馆匆匆填肚子。紧接着又搭出租的士疾奔头车站。快步走进验证大厅，欲尽快快回香港……

然而，他和所有铤而走险、利令智昏的犯罪分子的必然下场一样，逃不出恢恢法网

9月4日清晨。

天刚蒙蒙亮，3万多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已先后坐满了宽广的椭圆形的深圳人民体育场。连会场外附近的楼宇、平房上及街道边，均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群情激愤。

这里，即将举行宣判大会，依法宣判持刀抢劫友谊商场的6名蒙面黑盗。

这是深圳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宣判会。上午8点45分，谢仰彬、殷清强等6名罪犯，

被 18 名武装警察押进会场，站在审判台下。

只见谢仰彬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着，浑身战栗；殷清强目露凶光，牙根紧咬；曾健仿佛冻僵了，毫无表情；彭子军的牙齿在咯咯作响，双腿不停地发抖。江保成和罗勇则耷拉着脑袋，面如土色。恨不得将他们扒皮抽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李曼庄严宣判：

“依法判处蒙面持刀抢劫罪犯曾健、谢仰

彬、殷清强、彭子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依法判处同案犯江保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依法判处同案犯罗勇有期徒刑 10 年。

……

刑场上，“砰砰砰！”几声枪响，几个罪恶的灵魂坠进了地狱。

（刘志文）

借 衣

话说开封府祥符县有个学生名叫沈良谟，生一子叫沈猷。同乡人赵家庄进士赵士俊，妻子田氏，夫妻俩年近半百膝下没有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叫阿娇，长得非常美丽，与沈良谟儿子沈猷订了婚。订婚不到一年，良谟家遭洪水之灾，因而家境萧条。士俊见良谟家破落，想退亲，但女儿阿娇贤慧善良，对母亲田氏说：“爹爹既然将我许配给沈家，我怎肯再嫁给别人？”田氏见女儿已长大成人，急着想让她成亲，无奈沈猷没有能力给聘礼。一天，赵士俊到南庄办公事，田氏就叫家仆到沈猷家，请沈猷去赵家一趟，田氏给他银钱让他作迎亲的聘礼。沈猷听了后非常高兴，可是又想自己衣衫破旧不好见人，就到姑妈家借衣服。姑妈看到侄儿来了，问他有什么事，沈猷说：“岳母见我家境贫困，昨天派人来叫我，说要给我银两让我作聘礼，然后就可以迎亲。可是我没有象样的衣服，所以来向表兄借用，明天一早就还回来。”姑妈听了也很喜欢，留他吃了午饭，又叫儿子王倍取一套新衣给侄儿。谁知道王倍是个坏人，听了这事后就故意推托说：“表弟难得来我

家，先玩一天再去赵家也不迟，我要去拜访一个知心朋友，明天就来陪你。”故意不把衣服借给他，沈猷只得在姑妈家等王倍回来。王倍却不是去访友，自己到了赵家，自称是沈猷，田夫人和女儿阿娇一起出来款待他，但发现王倍很不懂礼貌。田夫人说：“贤婿你是读书人，为何如此粗率？”王倍答道：“财产是人的胆子，衣服是人的相貌，我家贫困潦倒，居住是茅屋，一见贵府中如此高贵豪华，心中不安，所以就举止失措了。”田夫人也就不怪他了，留他过夜，有心让阿娇夜里出来与他幽会。第二天，准备了八十两银子还有珠宝等约价值百两的东西交给王倍。她只以为真是未过门的女婿，怎么会生疑心。王倍得了这些金银回来。见到沈猷，只说访友回来，又缠住沈猷一天，到第三天，沈猷坚决要走了，才不得不把衣服借给他。

沈猷到了岳父家，派人报知岳母，田夫人很奇怪，出来见他，一见不是前天来的人，就故意问他：“你说是吾家的女婿，可说说你家中的事给我听。”沈猷一一说了，都有根有据。又见沈猷为人说话言词文雅，举止雍容，

人材出众，真是大家风范。田夫人心中就明白这是真女婿了，而前天来的是流氓假冒，心中悔恨无比，进去对女儿说：“这是真的沈猷，你出去见他吧。”阿娇不肯出来，只在帘里面问他：“叫你前天来，为什么今天才来？”沈猷说：“我生病，所以今天来。”阿娇说：“你早来三天，我是你妻子，金银也都准备好了，现在你来迟了，这是你命不好。”沈猷说：“你母亲派人叫我来说是给钱迎亲，我才冒失到府上来，如果不想给钱也不要紧，何必要用前天和今天为理由呢？我如果不写退婚书，随你守三十年，你还是我的妻子。你父亲如今虽然有势力，也不能把你再嫁给别人吧！”说完起身要走。阿娇说：“慢些走，是我今生与你没有缘份，你以后自然会有好妻子，我给你金钗一对、一双金钏，你拿去读书渡日，愿下辈子再与你结为夫妻。”沈猷说：“小姐为什么要说这种绝情的话？这金钏金银送我，难道是退亲的财礼吗？如果是这样，我是不肯退亲也不肯收你的这些东西的。”阿娇说：“不是为了退亲才给你这些东西的，至于为了什么，明天你就会知道了，你赶快拿上这些离开这里，如迟些走恐怕会连累你。”沈猷不懂这话的意思，在堂上坐着。不一会，里面传出小姐上吊身死。沈猷不信，进里面看，见绳子已解下，田夫人抱住小姐尸首痛哭，沈猷也泪下如雨，心里万分悲伤。田夫人催促他：“你快走吧，别留在这里了。”沈猷忙回姑妈家交还衣服，把发生的事告诉她。后来姑妈知道了是儿子去冒充沈猷骗了赵家的金银又奸污了赵家小姐，这小姐性烈就上吊死了。姑妈心里惊怕，不几天就死了。王倍的妻子游氏，是个美丽有品德的女子，嫁给王倍才一个月，知道王倍干了这种事，骂他说：“你既然骗了赵家的金银，就不应该骗奸小姐，你这种人，天地不容！我不愿做你的妻子，让我回娘家。”王倍说：“我有这么多金银，还怕没女人嫁我？”就马上写了休书让游氏离婚。

再说赵士俊，几天后回家才知道女儿死了，问女儿为什么死，田夫人只好说谎：“女儿平时骄纵惯了，欺压奴婢，前几天沈女婿自己来求婚，女儿见他衣帽破旧，不肯与他见面，又以他为羞耻，上吊死了。也是她自己一时执迷不悟与女婿没关系。”赵士俊说：“我早就要跟他退亲，是你教女儿不退的，现在他来玷污我家门风，害死我女儿，反而说与他没关系，我偏要他偿命。”就马上写了状纸，叫家仆跟着去府衙告状。

赵士俊是进士，买通了官府，叫府君把沈猷抓起来审问，一切偏向原告，不问证据，将沈猷判了死刑。

快到秋天时，赵进士写信给包公，叫他快些把沈猷处决。田夫人知道这事后，私下派家仆到包公处投诉，叫包公别杀沈猷。包公疑心：“都是女婿，丈夫说要杀，妻子说不要杀，其中必有缘故。”就单独提审了沈猷，详问案发前后的所有情况，沈猷一一回答。包公斥责他说：“那天赵小姐怨你不早来，你为什么第三天才去？”沈猷说：“因为没有象样的衣服，向表兄王倍家去借，被他纠缠了二天，所以第三天才去。”包公听后，心中明白。就装作卖布客到王倍家卖布，王倍向他买二匹，包公故意抬高价钱，激得王倍发怒，大骂说：“你这卖布小子太可恶了。”包公也骂道：“谅你不象要买布的，我有布值二百两银子，你如果有钱，我宁肯减五十两给你，你别以为我是小布商。”王倍说：“我又不做布商，要这么多布干什么？”包公说：“我料你是穷光蛋，你哪有钱买我的布！”王倍暗想：家中还有银七八十两，再加上首饰，就不止一百五十两，就说：“我钱都放债了，现在只有二百两不到，如果要首饰，我可以都把你的布买下来。”包公说：“只要你真肯买，首饰也好。”王倍就拿出银钱六十两，又把金银首饰作价成九十两，向包公扮成的布商买二十担好布。包公手里有了这些赃物，就把赵进士叫来，把金银首饰给他辨认。赵进士大

略认得几件，说：“这些金钗钿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包公再把王倍抓来问道：“你用赵小姐的金银首饰来买布，当日有否奸污她？”王倍见包公是前几天假装的布商，赃物已败露，知道抵赖不了，就招认说：“前些时候表弟来借衣服，我假装沈猷先到赵家，小姐出来见我，当夜我就和小姐同宿，如今小姐上吊自杀，表弟坐牢，被你包大人查出，我甘受死罪。”包公听着，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可恶，命左右重打六十棍，王倍当时就被乱棍打死。

赵进士得知这事，怒气冲天说：“骗了金银倒也算了，只是女儿被他奸污羞惭自杀，此恨难消，差一点又害死女婿，误害人命，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首饰要回来，让他的妻子也死在牢中，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王倍已离婚的妻子知道这事后，自己到赵进士家投奔田夫人，对田夫人说：“我是游氏，嫁给王倍不到一个月，因王倍骗了贵府的金银，我恨他为人不义，当时就要求离异，不愿和他成夫

妻，已回娘家一年，跟王家断绝一切，他有休书在这里，可作证。我听说老相公要追回首饰，这些首饰我一件也不会拿，望夫人查实。”赵进士看了休书，问清了缘故，果真是因为王倍骗钱而自己要求离婚的，就叹息道：“这个女子不为财物污染，不愿住品行不端的人家，知礼知仪，名门闺秀也不过这样。”田夫人因想念女儿，见丈夫称赞游氏贤淑，就说：“我只有一个女儿，爱她如掌上明珠，不幸死去，我愿意让你做我的义女，来安慰我思念女儿之心，你愿意吗？”游氏拜谢说：“愿意”。进士说：“你们两人既然拜为母女，如今游氏没有丈夫，沈女婿未有迎亲，你与她成亲，把他当成我家的亲女婿好不好？”田夫人说：“这话说得真好，我怎么没想到呢！”游氏心里也喜欢，就说：“我听从父亲母亲的安排。”当天就叫人邀请沈猷到赵家来，做了上门女婿，与游氏成亲，街坊邻里知道了都很高兴。

亡命情侣落网记

1982年，在田纳西州监狱内囚徒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流血冲突，有8名白人囚犯被控一级谋杀罪，其中有1人叫冠克。

威廉·冠克现年37岁，出生于芝加哥市郊帕拉丁镇的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可他却是恶名传遍美国中西部的大盗。冠克从小不听父母的管教，浪荡成性，在芝加哥市街头厮混。时间长了，他便不愿读书了，中学也没有读完，便在社会上到处闯荡，胡作非为。

开始，冠克只敢小手小脚，偷鸡摸狗，但在连连获得不义之财之后，胆子便越来越大

了，行骗、欺诈、抢劫……无所不为。30岁还不到，就已进出监狱多次。后来，他竟持械抢劫伤人，被判了65年徒刑。

1981年，冠克被移送到田纳西州东部布鲁希山的监狱继续服刑。这座监狱关押的几乎都是死囚和重刑犯人。尽管这是全美国警戒最森严的监狱之一，但狱内囚徒之间打斗和凶杀事件时有发生。

冠克来到这座监狱服刑后，恶性不改。在狱中，他拉帮结伙，同黑人囚犯结下深怨大仇。1月8日，他伙同7名白人囚犯，手持偷运入狱的手枪，向黑人对手连开13枪，当场

击毙2人，打伤5人。案发后，法院在审理此案的时候，这些亡命之徒表示无钱聘请律师，听任法院判决。法院当局只好根据法律的程序，委托律师事务所，组成辩护团，代表官方律师，为被告进行辩护。

这个律师事务所接到法院的委托之后，把了解案情的责任，派给了年轻貌美、口齿伶俐的女律师——玛丽·伊万丝。

27岁的玛丽·伊万丝，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罗拔，是田纳西大学的助理校长，也是在诺克斯维尔市深受人们尊重的社会名流和教会领袖之一。

罗拔夫妇对长女玛丽爱如掌上明珠。玛丽从小就过着优裕、舒适和富有教养的家庭生活。由于她聪慧过人，父亲一直寄予厚望。在她长大后，便把她送到名牌的学府深造，力求把她培养成一个医生或律师——这在美国通常被视为收入优厚、将来有可能飞黄腾达的理想职业。

玛丽的个性很强，她自信逞能，好出风头，有时甚至恶语伤人。对于爱女的这些表现，母亲并不在意，只认为是一个少女在青春发育期的正常反应。尤其使双亲满意的是，玛丽在家对他们总是百依百顺，从不违抗。她在20岁那年，还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诺克斯维尔市一个富商之子艾文斯为妻。

玛丽结婚之后，依旧听从父亲的意见，考入田纳西大学，攻读法律。在此期间，她勤奋好学，是个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她好强好胜，刻苦学习，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1981年大学毕业时，成绩列于全班之首。

玛丽在法学院毕业后，顺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被当地一家规模颇大的律师事务所聘为刑事律师。她才能出众、口齿伶俐，在同行中留下良好的印象。玛丽很快被人们称为田纳西州东部律师界一颗光灿灿的“明日之星”。

玛丽在事业上虽一帆风顺，但在个人生活上却不如意。她和丈夫艾文斯的感情和爱

好渐渐地发生了歧异，最后不得不以离婚告终。这对玛丽并未产生多少消极影响，她仍积极进取着。但庞杂多变，五花八门的社会，使她心灵深处萌发起厌世嫉俗，逃避现实，谋求冲破束缚等诸如此类的、混乱而又矛盾的念头。

由于律师职业，她同一个经历奇异，闯荡江湖的杀人犯不期而遇了。玛丽先后21次前往关押死刑犯冠克的布鲁希山监狱，收集为杀人犯辩护的证据。她除了查阅文件资料外，主要的时间都用来同冠克谈话。开始，玛丽以消除冠克的抗拒心理为由，要求狱方同意她单独同冠克在一个小房间中面谈。后来，两人经常一谈就是两小时，有一次竟长达11小时。狱方对玛丽和冠克谈话的时间愈来愈产生了几分狐疑，于是便把这个情况向上司报告。田纳西调查局的负责官员，向律师事务所老板非正式透露，监狱当局认为玛丽律师与她的委托人似乎过于亲近，要求律师事务所提醒玛丽注意。随后，玛丽的朋友和同事也委婉地向玛丽劝告，让她千万别上当。玛丽对这种警告和劝告毫不在意，她反而直言不讳地告诉一位同事说，她发现冠克其实不坏，而且相当聪明，并表示同情他。

律师事务所老板得悉了玛丽这种想法，为避免惹出事端，决定派玛丽到别的州去担任另一宗案件的辩护律师。可玛丽断然不从，反而正式接受了冠克要她担任首席辩护律师的请求。

这时的玛丽实际上对冠克的眷恋已经难以自拔了。她正设法筹划，帮助死囚脱离牢狱。

田纳西州的法律有一条这样的规定：重刑犯在受审前必须经过一次心理测验。热恋着死囚的女律师认为这是搭救冠克的难得机会，于是便亲自出面，为冠克在诺克斯维尔市找到一家心理诊所，并且做了采取行动的 necessary 准备。玛丽问及这家诊所的详细情况，还特别问医生对冠克进行心理测验时是否会获